

中國當代畫家大系  
Grand Series Album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ainters

中國當代畫家大系

Grand Series Album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ainters

# 姚鳴京畫集

SELECTIONS OF YAO MINGJING'S PAINTINGS

廣西美術出版社 GUANGX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中國當代畫家大系

# 姚鳴京畫集

廣西美術出版社

(桂)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 姚震西 白 樺

特約編輯 申少君

裝幀設計 姚震西

姚鳴京畫集

廣西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

(南寧市河堤路 14 號)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89 × 1194 1/16 8 印張 4 插頁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25-536-2/J · 430 定價: 140 元

J222-7

龍

鳴

東

姚鳴京 一九五九年生於北京，江蘇無錫人。一九八二年畢業於現首都師範大學美術系中國畫專業。一九八七年深造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現為中央美術學院副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作品《山村暮晚》獲一九九〇年珠海全國中國畫邀請展一等獎。作品《半坡秋陽》獲全國旅遊節藝術作品大賽二等獎。作品《構成》獲一九九四年中國藝術博覽會優秀獎。作品《出村》獲一九九五年中日現代水墨作品展佳作獎。

作品參加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第七屆全國美展、一九九六年當代水墨畫現狀展、一九九七年當代山水畫印象展。作品多次參加中國畫學術性活動和畫展，國內美術學術性刊物及畫冊均有專題介紹和刊載，出版有個人山水畫冊。









# 序

邵大箴

林風眠先生說過，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應該“老老實實做人，誠誠懇懇畫畫。”我所接觸的姚鳴京君，是一位老實人。他對人以誠相待，他對藝術非常地投入。自一九八二年他從首都師範大學美術系中國畫專業畢業之後踏進畫壇，已有十六個年頭。他始終兢兢業業地在探索和追求。雖然他參加過許多重要的全國性展覽，並且得到不少獎勵，但他沒有大肆宣揚自己，而是像一位勞動者那樣，以平常心對待。他最初是畫人物的，後來轉入山水畫領域，他認為山水畫更接近他的天性和氣質，更能自由地抒發他內心的感情。他對傳統的山水畫法作過一番研究，也跟盧沉先生學過構成法，並把它運用到自己的創作之中。他一邊執教，一邊在關心自己創作水平的提高。為此，他讀書、思考，他不斷地觀察和研究自然，不斷地在畫紙上塗抹，試驗。他腦海中始終轉悠的是傳統與現代，是人與自然，是生命的意義，是人生與藝術中的“道”，以及得到這種道的方法和途徑。

姚鳴京對大自然的態度是虔誠的，他早期的寫生稿，畫得很嚴謹。他用有控制的筆綫和墨色，勾勒、刻畫、鋪陳，一幅幅繁復而生動的畫面展現在人們的眼前。近幾年，他的寫生比較“放”和自由，構圖與造型也變得簡潔明朗。他的創作有的根據寫生稿作成，有的離寫生較遠，兩者多有妙趣。前者更多地保持了寫生的生動性，後者更多地展示了他的想象力。姚鳴京是一位很有營造能力的畫家，他善於構思、造景，作畫時既胸有成竹，又敢於隨意發揮，在經意與不經意之間常常妙筆生花，有不尋常的表現。由於他作畫的態度真誠，他的畫有可貴的率真質樸之氣。尤其是近幾年的畫，在粗頭亂服、不修邊幅和有構成的意味中求自由心境的表現，個性風格也越來越鮮明。他的作品得到畫界的關注與好評，被認為是我國當今山水畫壇一位有實力和潛力的藝術家。應該說，姚鳴京的畫主觀性很強，被他寫入畫面的多是他的印象和感覺，因為這些印象和感覺來自他的觀察和體驗，所以既有自然美的魅力，也有他主觀虛靜、樸真的心境。這是他個性風格的特徵所在，也是他需要繼續努力的方向。姚鳴京不是一位淺嘗輒止的畫家，他實在、倔強，有理想，心態好，他在勤奮的探索中，定會使自己的創作達到更高的境界，我深信。

是為代序。

# 道法自然

殷雙喜

大千世界，各人有各人的位置。

雖然，人生來並無家園，死後也無歸宿，祇在天地間漂泊而已，但碌碌人世，衆多誘惑，功名利祿，引多少英雄懦夫美人醜婦競折腰。所以千古廟堂，香火不斷，進來的人各有各的想法，各拜各的神，各成各的道。

繪畫也如此。

姚鳴京，南人北相，入中國畫殿堂，不覺已二十餘年，其間學藝拜師、面壁向紙，諸多甘苦，寸心自知。參加過許多重要的展覽，也獲得過許多重要獎項，在中國山水畫界屬於近年來嶄露頭角的中堅畫家，在常人看來，他應該知足常樂纔對。但是我在和他的對話中，感到他的心思不在這些人世的功名，他是以繪畫作為一種人生的修煉方式，由技進道，在內在的精神層面上感悟內在之光。祈求真正的靈性和解脫。因為祇有如此纔能使其心生平靜，入清淨地。通過修習找到人原本的大智慧。在姚鳴京看來，中國古代大師的水墨作品並不把物質的法、技、效果放在最頭位，更不為名利所自受捆綁，而多是通過畫家自身內心的修煉，表現心中純淨無塵凡波不興的“人天”境界。此中的人並非肉身欲望指使，而是得獲靈性解脫並身顯德品兼融的人格實性。姚鳴京追求的是一種純正的心境和清淨的靈性境界，所以姚鳴京仰慕的畫家是中國歷史上的禪、道畫家，像八大、石濤、清藤、龔賢、金農、漸江等，他們的藝術是與他們內心修煉的精神境界融為一體的，他們的人格心態決定了其畫品不可祇以技、法而論。這是欣賞品評姚鳴京其人其畫的要點。

與世無爭

這裏說的與世無爭，不僅是說姚鳴京對待繪畫的基本態度，既不爭名於朝，也不爭利於市；還有更深一層的意思，是說姚鳴京認為畫家必須超越現實的物質世界，去掉人慾、我執，潛心於內心世界的修煉，天天靜默於平常之中，去掉心中的火氣和躁氣，這樣纔能心境坦然、性情自出，心手相應，下筆如曲水流觴，順其自然，行於所行，止於所止。姚鳴京的繪畫態度反映了中國畫畫家的一種價值觀，這是他們對當代社會的應對之道，也是他們對中國畫在新時期的生存發展之道。這種繪畫態度看似出世，缺少積極進取的陽剛之氣，實則是對中國畫的歷史和現實長期思考之後的主動選擇，畫家田黎明曾就此明言，藝術的力量不在於畫面上的箭拔弩張，而在於作品中蘊涵的人品心態。中國山水畫創立於魏晉，正在於魏晉文人高士性多灑脫，崇尚清虛，寄情天地，以人物品藻，氣質風度為尚。在講究效率和利益的當代，中國畫特別是山水畫與現實的物質世界保持一定的距離，秉持人文主義的理想情懷，在山水清音，白雲松風的沐懷暢神之中，陶冶性情，傾聽天籟，這與西方繪畫那種視覺刺激和情感渲泄是極不相同的，對於當代人來說，藝術的現代性並不取決於作品的社會功利性，而在於藝術對現代人的人心滋養和價值觀念的影響調整。

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的第一層意義是說畫家要通過深切地體驗大自然，從自然中獲得創作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具體到中國山水畫家來說，自然就是法，山水畫慾圖自然

之性，必先傳移其形，物形未必盡肖，但物理不可不明。藝術極至，必合乎自然。所以中國古代優秀的畫家，均以“師造化”為基礎，不必說兩宋山水圖真寫貌，即使是晚明的石濤、髡殘，也多寫實景，融煉天然。黃賓虹晚年立願，要遍遊全國，“一方面看盡各種山水的曲折變化；一方面則到了某處便發現某時代某家山水的根據，便十分注意於實際對象中去研究那家那法，同時勾取速寫稿。並且以自然的無窮豐富，在實際的對象中去探索各種各樣的表現方法。”我觀姚鳴京的畫，驚異於他近十年來足跡遍及祖國各地，每到一處，都眼觀手追、遊山寫稿，歸來後蜷伏畫室，自在點染、墨耕澄懷。他將此稱為“寫生研究”，即以研究的眼光去觀察山水，以敞開的靈性自在之心去應呼自然，這樣在寫生中就有取有捨、不被真景真物所吸引，不被物象的外表所羈絆。而在畫室創作中，則有根有據，丘壑兀然，但又不拘於實景，而是依從自我的內心感受，澄心意象，將筆墨變成靈性的筆墨，自由地創造人間夢境，雲壑淨界。

這就是“道法自然”的第二層含義，即創作過程中的無拘無束，直抒胸臆，打破自然物象，重新構成，從中找到自己的造化，而不限於何家筆墨。在這裏，形式語言的合適與否，是通過寫生、創作、探索的互動呼應而內在地生成，從而融會於心，自立面目。盧沉先生很欣賞姚鳴京這種面對自然不為物役的藝術自信，喜歡他的粗筆大寫，以心造境，但也指出他的畫氣勢有餘，含蓄不足，尚須使作品更為凝厚，“玩味無窮”。我以為盧先生所言極是，但這需要姚鳴京積累學養修行，假以時日，以人生的歷練和內心的自省為底蘊，厚積薄發，而不可強求深沉。要之，如黃賓虹所云：“自然二字，是畫之真訣，一有勉強，即非自然。”

#### 走向澄明

姚鳴京在創作上的崛起，始於九十年代，初期的作品構圖茂密，黑入太陰，對比強烈，這既是他對李可染山水畫風的仰慕，也是當時畫壇的流風所及。那時的姚鳴京，想讓人看到自己的能力和面目，“我執”尚重。以墨為主，當是對龔賢一路以積墨見長的傳統的研習，以後又加入色彩，是為了加強畫面的情感表現和情緒渲泄，以和當代人取得共鳴與溝通。這些本無可非議，是創作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探索，但終歸是在技術與方法的層面力求出新，未能像古代的禪、道畫家，從內在的心靈處開啓修煉的傳統。一九九四年，是姚鳴京創作上的一個轉折點，在這一年他開始了“心入純淨”的禪定修煉，每日打坐吃素，如前人所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這種人生態度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使他能夠換一個角度來觀察山水畫的技法傳統，着眼於筆墨與心靈的接通，作品與人品的融為一體。使筆墨“於混沌里放出光明”，在素食和禪修中品味“淡至無味而皆有味”的境界。此後姚鳴京的畫風由濃重複雜轉向簡淨明朗，用筆奇崛率真，用墨清潤多變，而將以往畫面上明顯可見的平面構成，隱入超現實的如真似幻夢境之中。近期他更嘗試將白粉引入畫中，在以往留白之處加白，或將舊作找出，在他不滿意之處以白為墨，重新改畫，畫完後任白色自然剝落，與墨韻丘壑相映，更見天真之趣。

姚鳴京的山水畫創作，延續了李可染開創的當代中國畫的寫生創作傳統。但是他與李可染的不同之處在於，李可染重視寫生對象的自然之美，在寫生過程中雖也有移山造水，剪裁組合，但離自然物象相去不遠，並不破壞當時對自然的感受。而姚鳴京則是以寫生為養分，以創作時的當下自我感受為契機，以心造境，以虛寫實。同時，姚鳴京不以古人的皴法為定式，而是獨出心機，建立自己的符號化世界。在他的作品中，最有特色的是那些飄逸靈動的白雲和飽滿突立的拙樹，具有旺盛的生機，它們雖然有奇崛怪異，但並不令人覺得突兀，而是在畫家自由組織的丘壑圖像中，各得其所。我以為，這符號化的傾向，是中國當代水墨畫中特別值得注意的特點，也是山水畫家率真天性的形式載體，較之一味摹擬前人的山水程式和皴法，它更接近今人內心的自然。不久前，在與陳丹青的一次對話中，他談到“Painting”（繪畫）和“Picture”（圖像）的區別，在圖像信息迅速繁衍的今天，很好地畫出一幅畫和善於提煉組織符號圖像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後者對藝術家的信息儲存和選擇重組的能力要求更甚於技術能力的嫻熟。姚鳴京的作品，既有傳統筆墨的素養，又具有濃鬱的現代氣息，有一個時期，它一直使我困惑，不清楚這種氣息來自何處。現在我想我似乎在混沌中見出幾分光明，這種作品中的現代氣息，就來自畫家對於生命的持續思考，對於靈性境界不斷體悟，我在他的畫中，看到一個追求純淨的心靈不斷地由遮蔽走向澄明。

# 筆墨·靈性·境界

姚鳴京

據說畢加索爲自己在作畫前的一番心靈醞釀曾作過一段極精彩的描寫，他說他在作畫前一定要讓自己的心像虔誠的伊斯蘭教徒一樣虔誠地祈禱着走進畫室，並且要光着腳，一定要把自己的臟鞋和凡俗的身體留在門外。好一位真主的聖徒。我們相信他說的是他作畫初起的真實感受和親身體驗。這也是一位大師不同於今天許多著名畫家靈性精神修養的所在。一個往往令我們今天的畫家所忽略所缺少的一種純正的追求心境純潔清淨的靈性品質。

翻開歷史我們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些有大智慧的大藝術家都心明眼亮的清醒，真正的藝術和它的無上境界，是用凡俗的物質身體、特別是社會塵世污染過的、被各種各樣理法規矩及外在的理性思維捆綁住的精神原動力所無法追求而能得到的。藝術的境界是精神的、是靈性的、是“以心造像”、是“胸中塊壘”、是“心靈的丘壑”，不是物質的屬性。任何想用物質的肉身慾望的拼搏是打不開那扇靈性精神境界的大門的。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能用我們學習到的理性及思辨來分析品評大師們的境界，但我們如果依賴手上的功夫是永遠也找不到那個無上靈性的境界的。文字和思維有它們自己的獨立方式和語系方式，筆墨也有它獨立的表現方式和語系渠道，失去靈性的筆墨、失去內含心性的精神依托，筆墨將成爲無源之水、無根之樹，傳承文化，傳承東方精神境界的努力會使我們陷入盲目和偏見。

莊子篇中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專事以做木輪謀生的師傅，想把自己畢生的絕活手藝傳承給自己的後人，但是花盡了心思也無法將把用斧頭砍圓木輪角度的轉腕力度的感覺把握說清楚給他的寶貝兒子。大師要想把自己的藝術大道和藝術傳承給愛徒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筆墨常常會因爲自身的執著和氣象，往往把生命的筆墨遺失在人生長河大山中的某個角落，正如一位詩人所說，當人翻開自己的口袋，竟發現其中的人性已所剩無幾。文化和歷史傳承留遺給我們和賦予我們的真實意義，有誰明明白白地使自身的筆墨超越出人自己。像石濤老人說的那樣自脫於天地牢籠之手呢？

有一種境遇常常會提醒我們這些藉筆墨爲終身職業謀生的教書匠，在白紙上隨意地亂塗胡抹，往往比想要參加某類大展前，苦苦地經營那些動靜無常的筆墨時，感覺要來的更富於靈性和更具真摯。我們會發現許多地道的讓人割捨不去的味道沉浸其中。也許很多人漠視或者忽略這一現象對創造意識的提示。筆墨所要表達真我的那個境界到底根源於靈性或者還是純粹的功夫。也有可能有人更贊成兩者的交互推演中，某一斷面上的某個偶然缺口，正好是其校對目標的最佳抉擇。

研究筆墨的，沒有不知道黃賓虹老人的。他的藝術，他對傳統的造詣，他靈性的光輝，無數的人用無數的語言，無數的文字來無數次地贊嘆他。但是他的畫、他的筆墨，一言不發，面對着的卻是我們每一個搞中國水墨藝術人的心，究竟黃賓虹是靠的什麼修煉使這樣的一些看似胡亂勾抹的筆墨卻能反射人的靈魂，人的內在情思？其中傳達給我們的境界，我們說：語言無法形容，文字難以表達。這些筆墨深具內力，使人的靈性與萬物與自然的靈

性同爲一體，很難分開它們單一理論，這些筆墨的奧妙與自然的奧妙一樣，無所不在、無奇不有、精深博遠、渾厚華滋，這樣的大師不簡單作畫，不是他畫到多黑纔找到了真我的境界，黑與繁不過是畫家的風範與性格崇尚的追求。而把握這些與自然與萬物同一體的筆墨，纔是洞悉真我的網絡和渠道，纔是通達解脫的自由大道。

這就像是聽一位畫家神侃或者拜讀他嘔心瀝血的巨製文集，還不如看他隨手的幾筆點畫、幾縷勾皴、幾下乘興未完的小品那樣能使我們更充實、更有感覺、更能了解他內在的品質和了解他對自然與自我的融合。

文字的規範和尺度限定了文字本身的有限。筆墨的表達卻要比文字複雜和內在得多，肯定一點說，筆墨比文字更接近心靈的真實。領略它的魅力，品味它的韻節，卻需要比在文字上浸磨更漫長和更痛苦的心理歷程和人生歷程。

嘗試畫一萬張筆墨或者畫一張地球那麼大的筆墨巨作，我們說並不難，祇要你能活着不死，就能辦到。但筆墨最困難的恰恰是使我們灑脫出來的筆墨的背後是否真正的具有一片廣闊而高遠的空間，能使進入的人像你自己追求的那般自由、明澈、返璞歸真。

筆墨不應簡單地成爲描繪我們日常生活萬象、萬物、自然的外在質地與形象的自然屬性。筆墨追索的應該是“那個不可視的世界”。是靈性的雷達，始終捕捉的是心靈的內在的“以心造像”、“以形寫神”。

筆墨不應僅僅是形式的外殼，其內邊的容量，應爲在筆墨的背後留遺出空寂的廣漠的餘地，予人思情發緒地散步在筆墨的丘壑；才可使造化生於其中，意味方有自出，造詣纔可自成。畫不在練就多大的能力寫出它來，而能用無意的留心使造化在筆墨融合於紙的上面生發出人格與情感的光亮。並使這光亮，亮出人人共有的靈性知覺和覺悟後的智慧。此時的筆墨不應再刻意或者強調，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像清風，似流水，悠然地從山間走過。坦蕩地坐看於山巔。如是真正的生命和自在將會使人的視覺攝放造化天地的感悟出，人之初原本具足的寬厚與仁愛，使心靈的內邊鳴響出超然於塵世的善良和真摯。純樸，清淨的空間會引領着覺悟了的心一瞬間就擴展出致遠的蒼茫。祇有筆墨超越了筆墨自身，境界纔有可能成爲我們日常中的平常心。

筆墨的種子一經種下，最佳的期待，就是使每天的澆水、施肥、日照、鋤草、鬆土，都能坦坦地平常心，淡淡地平平然，任天地日月的精華靈氣自然而然地造就、呵護、靜修、滋養，多殘酷、多險惡的風暴寒潮都應順乎無行有常的四季變遷。多明媚、多燦爛的春光秋陽都應感恩上蒼無私的愛予和賜福。

也有的筆墨種子產地相當的好，品種也不錯，風水更是寶地中的寶地，就有一點千萬別施用帶催效、帶激素的化肥，長出來的筆墨果實水分太大，哪里經得住數萬名筆墨專家的真牙利齒地嚙嚼。便是果中之王榴蓮能臭你個終生不忘，但都不能像石濤老人要求的那樣，“於筆墨的混沌中放出光明”。最不幸的就是種下貪心的種子，施的愛和情越多，貪心也越大，執著愈強，貪慾更強。筆墨的萌芽一旦出土，每日必澆的應當是清淨之水，施下土的也應該是無爲的養料。如果每天祇想着如何廣告種子的偉大，如何操作策劃尚未結果的秧苗，到了秋收，受到傷損的當然是心靈中的那顆藝術的純淨種子，一如善良清淨有失，如何於殘局中收拾出自己的人性與人格。天真和純樸也就不再光顧靈性和精神境界的左右。而成爲心中幻象的妄求，沒有純淨無邪，筆墨的碩果不會生就真純的品味。

筆墨山水免不了總是要到深山裏走一走，看一看。卧遊也好，行遊也罷，山道蜿蜒間，

清潺繞林，烟霞映帶携山嵐輕輕遙落，秋林濤湧垂暮鼓邈邈幽鳴，興遊不時於忘情處坐下，鋪開宣冊，劃拉一棵歪脖老樹，皴半崖系泉危石，走馬觀花，目識心記，畫多了，畫累了，走煩了，古大而高挺的老樹旁，一經坐下，清涼四面，蟬吟鳥鳴於幽然後聞風聲、草聲、雲聲、水聲，及至辰時一續，意也連石頭，山道遠岫層林，千山萬壑，天籟地緣莫不音聲徐徐，萬物靈動之間，心空而神曠，萬寂寥然；何以人之這般生靈之物竟至在無息無言地萬物前頓失了自己。這萬物的宇宙主宰是人還是物質？是物質何以“千山鳥飛絕”處綴“孤翁”一人怡然“獨釣”“寒江雪”。是人又如何“孤舟屢失道”卻泊“滿船空”後得“一載月明歸”。孰有、孰無、孰空、孰妙；石濤拓“襟合氣度”，張澡觀“中得心源”，巨然明“清淡雅逸”，關仝幽“霸橋風雪”，董源赴“平淡天真”，謝赫開“氣韻”，虎頭妙“傳神”，玄宰寂明月肆逸“慘淡”，賓虹老人灑墨濃淡老逞太虛境中陰入陽出。這一切之一切，於今見之山水，何同何異，於今畫之筆墨何異何同。

寫生筆墨，許多人為一個寫字奔忙而用心執著，後一個生字，其內在，其分量更較寫字高深而無量，生是不簡單生活的生，而更應當視為生命的生，萬物之生靈之生性之生，大自然創始開天之“太樸”、“心源”之生。得自然一道、得自然大道、得萬物一體，就在於對此這一生字的體驗和參悟。筆墨的靈性、生命時常在大山的四方漫無企求地漂移，偶然相遇一見鍾情的太少，鍾情之後靈犀耀閃出生命永恒火花的更少。寫生筆墨的甘苦也許就是要於偶然的偶然，使筆墨的感覺和靈性與生命自然的靈光一遇這難遇知音的當下，收取筆墨混沌中立現光明的釋然。

自然的靈性常駐於山中，萬億千萬年了，無聲無息，自然的生命卻萬千變化，生生不息，任你是人，任你是風晴雨雪、日月天地、任你是四時莫測、地動山搖，每每當人走近它的面前，每每當人投入它的懷抱，人人脉動而緊裹着的心靈，都會立現花的容顏，水的清純，月的沉靜，山的威嚴。捫心自問，這氣象中的氣象，出於心、出於手、出於地、出於生命，還是出於自然。

人的靈覺感應就靜靜地平伏在生命自然的靈界路口，期待着，寂靜無聲地期待着靈性造化的降臨。人手中的毛筆會遭遇許許多多的“山神”“靈仙”，鬼使一般去企圖“神會”，去降伏“會心”，哪個是千古不變之心，哪個又是“造化萬物之心”。是自然賦予了靈性，還是靈性賦予了自然。是自然生命期待着心的自然清淨，還是自然之心平靜了生命自然而然的來臨。

